

# 白话续聊斋

(一)

石 卫 译编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白话续聊斋

## (一)

石卫 译编

---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13.75印张 230,000字 印数: 1—71,670 1985年8月第1版  
1985年8月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366·35 定价: 1.90元

---

## 前 言

继《白话聊斋》之后，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又把一部《白话续聊斋》奉献给青少年朋友们。

首先，要向朋友们说明，“聊斋”是一部书的专名，它是对清朝初年大作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（“聊斋”是蒲松龄的书斋名；志是记述的意思，异指怪异的人或事）的简称；而“续聊斋”却不是某一部书的书名，它是在《聊斋志异》这部书的影响之下，另外一些作者采用大体上相同的写作方法，记述一些怪异的人或事的一系列文言短篇小说集的一个合称。这就是说，这部《白话续聊斋》是产生于《聊斋》之后（截止于清朝末年）的许多部聊斋式作品的一个选集，它跟《白话聊斋》一样，是用今天大家都能懂的普通话，对这些入选作品的翻译。

读过《白话聊斋》的朋友们想必都会知道，《聊斋志异》是我们古代一部十分了不起的文学作品集，它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传统，并加以发展，从而把这类作品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它问世以后，不仅风行一世，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在

它之后，模拟它的作品纷纷出现，从乾隆年间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在一百一、二十年的时间里，相继产生了：

《谐铎》(作者沈起凤)，《夜谭随录》(作者和邦额)，《萤窗异草》(作者浩歌子)，《新齐谐》(原名《子不语》，作者为当时很有名声的文学家袁枚)，《影谈》(作者管世灏)，《三异笔谈》(作者许元仲)，《夜雨秋灯录》(作者宣鼎)，《淞隐漫录》(作者王韬)等几十部文言短篇小说集。这应该说是我国小说史上，短篇小说创作比较繁荣的时期。对于这个文学现象，青少年朋友们应该有些比较具体的了解，这是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部《白话续聊斋》的目的之一。

当然，必须向朋友们说明，以“续聊斋”的名目来概括的这一系列作品，虽然数量上是可观的，但是从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看，除一部分作品以外，多数作品都是不能与《聊斋》同日而语的。它们中的不少作品，充满腐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说教、宿命论、迷信等错误思想。说明了这个情况，朋友们也就会明白，何以《白话聊斋》是四辑，而这部书只有三辑了。

这部《白话续聊斋》中所选择的作品，是编译者们分头从众多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。它们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通过它们中的某些作品，青少年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某些社会状况，认

识当时已经十分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；通过其中的另一些作品，朋友们也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；而另外一些作品，由于其中凝结了我们先人从社会实践中得到的某些智慧，因而朋友们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积极意义的经验、教训。而喜爱文学的朋友，还可以从入选的这些作品中，学到某些有用的艺术经验。对于有错误、消极思想的篇章，阅读时要采取分析、批判的态度。

最后要向朋友们说明的是，这部《白话续聊斋》的编译办法，跟《白话聊斋》一样，考虑到这是为青少年朋友们提供的一种既是通俗性的，又是具有一定文学性的读物，因而编译者们同样采用了意译的办法，也就是说，书中的译文并不是对原作的直楞楞的、死板的直译，而是用一种可以比较顺顺当当地读下去的白话，对原作内容的一种表述。其次，也是考虑到读者对象的关系，编译者们对原作的某些不健康的内容，有所删节。通过这两种办法，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部可读的东西，至于这么做是否合适，那还得请朋友们多提意见。

编译者

一九八四年八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前言····· | ( 1 ) |
|---------|-------|

### 《夜谭随录》

|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崔秀才·····  | ( 1 )  |
| 张五·····   | ( 11 ) |
| 梁生·····   | ( 17 ) |
| 倩霞·····   | ( 29 ) |
| 憨子·····   | ( 34 ) |
| 异犬·····   | ( 38 ) |
| 猫怪·····   | ( 41 ) |
| 陆水部·····  | ( 45 ) |
| 冯颢·····   | ( 57 ) |
| 某太医·····  | ( 65 ) |
| 赵媒婆·····  | ( 68 ) |
| 三官保·····  | ( 74 ) |
| 秀姑·····   | ( 85 ) |
| 虎变居士····· | ( 94 ) |

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王侃·····  | ( 98 ) |
| 某太守····· | (106)  |

## 《埋忧集》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穿云琴·····  | (109) |
| 钱举人·····  | (115) |
| 绮琴·····   | (119) |
| 昭庆僧·····  | (125) |
| 双做亲·····  | (129) |
| 大人·····   | (132) |
| 贾荃·····   | (134) |
| 秦桧为猪····· | (139) |
| 空空儿·····  | (140) |
| 姚三公子····· | (143) |
| 荷花公主····· | (152) |
| 草庵和尚····· | (161) |
| 负债鬼·····  | (164) |
| 狐妖·····   | (167) |
| 剪舌·····   | (172) |

## 《夜雨秋灯录》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青天白日·····   | (175) |
| 雅赚·····     | (190) |
| 刘子仪膏药·····  | (201) |
| 父子神枪·····   | (205) |
| 麻疯女邱丽玉····· | (212) |
| 古铁剑·····    | (232) |
| 母虎·····     | (237) |
| 沉香街·····    | (241) |
| 驴化为履·····   | (246) |
| 金竹寺·····    | (250) |
| 石郎蓑笠墓·····  | (257) |
| 金虾蟆·····    | (264) |
| 蚌珠·····     | (272) |
| 刑房吏·····    | (286) |
| 银雁·····     | (295) |
| 东邻墓·····    | (306) |
| 龙梭三娘·····   | (314) |
| 珊珊·····     | (323) |
| 樟柳神·····    | (339) |
| 丧事演剧·····   | (343) |
| 郁绿云·····    | (346) |



佟阿紫.....(354)

假五通神.....(361)

### 《墨余录》

孀姝殊遇.....(374)

万钟.....(407)

某公子.....(410)

### 《庸闲斋笔记》

县令戏惩武秀才.....(415)

庙鬼慢神.....(417)

### 《池北偶谈》

剑侠.....(420)

女侠.....(424)

## 崔 秀 才

北京城里有一位刘先生，家里颇有财产。他特别喜欢结交朋友，门前车马不断，家里宾客盈门。朋友们的需求，他无不满足。一天，忽然有一个自称叫崔元素的人，投上一张名片，说要见刘先生。刘先生立即十分高兴地接见了。

刘先生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，他说原籍山东临朐（qú，音渠），在家乡是个秀才，来到北京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听说刘先生喜欢结纳四方宾朋，特意来投靠刘先生做个食客。刘先生见他说话直率，心里挺高兴，从此便经常和他来往，并且时常周济他一些银子和粮食、衣物。姓崔的大约十多天到刘府来一次，每次来必然要伸手借贷点东西。刘府上上下下的人，没有不讨厌他的；只有刘先生自己不嫌他琐碎，每一次都高兴地满足他的请求。就这样，他们交往了两年多。

这时，刘府突然发生了大的变故，弄得倾家荡产。又过了三年，便一贫如洗了。刘先生多次去参加科举考试，但一次也没有考中。这样，原来的亲戚朋友开始看不起他，拿他们家的事情当话把儿谈，冷嘲

热讽，不一而足。最后，亲朋们都断绝了同刘家的关系。刘府的仆人们，早就纷纷逃散，这时只留下一名老仆。刘先生有妻子、女儿和儿子，全家不得温饱。

这一年到了腊月底，刘家不仅没有准备过年的东西，而且连锅也揭不开了，刘先生的女儿会做诗，她顺口吟了一首打油诗，诗中说：

闷杀连朝雨雪天，  
教人何处觅黄棉；  
岁除不比逢寒食，  
底事厨中也禁烟？

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连日下了大雪，把人要冻杀；而无钱去添置御寒的棉衣，又要把人愁杀。每年寒食节家家户户不生炉火，现在是年底除夕，为什么咱们家厨房里也要禁烟呢？

刘先生看了女儿的这四句诗，大笑不止，接着，他又和了一首。刘先生的诗是这样的：

今年犹戴昔年天，  
昔日轻裘今破棉；  
寄语东风休报信，  
春来无力出厨烟！

刘先生的妻子见他们父女到了这种时候，还在那里做诗取乐，不由地瞪了刘先生一眼，说：

“往年那些良朋密友，我们对他们是有求必应；如今我们到了这步田地，他们一个个都躲着我们。听说顺城门外的朱知县，如今闲居在家里，他在外做官多年，发了大财。原先他没有做官的时候，整天在咱们家里吃喝，他说一天不见你，也不能忍耐，自称是你的莫逆之交。如今你就不能写封信去，请老朋友帮助帮助吗？”

刘先生一听此言，喜上眉梢，说：

“哎呀，要不是你提起我的这位好友，我几乎把他给忘了！”他立即写了一封信，派老仆送去。

天傍黑的时候，老仆两手空空地回来了。他一进门便大骂道：

“忘恩负义，无耻之徒！主人不必和他来往了。我去朱宅送信，看门的进去以后又出来说，他家老爷拜客去了。我第二次到朱宅，又说他出门去了。我就是不信，故意在大门外边等着。果不其然，不大功夫他便出来送客人。我立刻去见他，他吃了一惊，两眼发愣。他拿着信进去以后，好半天不回话，我再三再四催促，他才叫仆人传出话来，说事情太忙，没功夫写回信了，只是让我给主人捎个口信，说近来各方面花

销十分多，手里没有一文现金，正在发愁没有地方去借，这一次断难从命……。主人听听他的这番废话！这样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，今后若是再跟他来往，那您的名声也要扫地了！”

刘先生盼望了一天，满想着会如意的，骤然听见这些话，不禁心里感到冰凉，一时没有说出话来。刘先生的妻子又朝他瞪了一眼，用讥讽的口气说：

“莫逆之交不可靠，然而总角之交（幼年就相识的好朋友），应该不比一般了吧？城北的杨先生，不是你从小就要好的朋友吗？”

刘先生万般无奈，又给杨先生写了一封信。杨先生回信说，一年来生意不兴隆，赔了不少钱，实在无囊可解。刘先生拍了一下大腿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人家都说‘面朋口友’，我原来就是不信。如今看来，确乎如此呀！”可是，他转念又一想，这话也未必对，因为朋友和朋友是不一样的，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住在南城的靳公子。

靳公子是仕宦人家的子弟，自幼饱读诗书，说话不离“仁义”二字。靳家的田产，遍布北京四郊。刘家和靳家是几代的交情，又是正经亲戚。所以，刘先生与靳公子每当见面时，总亲近地谈个没完没了，往往夜以继日，分手的时候总是难分难舍。他们两个人每

次谈论的话题，不是忠义大节，就是处世大道，互相劝勉，亲如手足。在刘先生心目当中，靳公子属于那种所谓不随流俗的高雅君子一流的人物，始终钦敬不已。此时，刘先生又想到这位君子，便又满怀期望地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叫老仆送到南城。

老仆带回靳公子的一封回信，刘先生拆开一看，气愤地一把将它扔到地上，说道：

“嗬嗬，好一个道义君子！平日满口仁义道德，如今到了要破费一点钱财的时候，不仅不破一文，反而还要用这些虚伪的话来搪塞。所谓道义之交，原来也是如此啊！往常他每逢生子生女，我都是送百两银子祝贺，如今他竟然……”刘先生气愤得实在说不下去了。

原来靳公子回信是这么说的：过去承蒙先生高看，我这个人也算先生的一个知己；本来应该立即解囊相助，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束手无策，请先生海涵。先生是有志气，讲道义的人，不要自暴自弃，也不要为贫贱忧愁。况且天生刘先生，必非碌碌无为之辈，请先生姑且等待时机，日后保有大福大贵。只是象弟这样一贯讲求信义的人，在先生危难的时候，竟然坐视，而不能伸出一只手去帮助，内心实在惭愧死了。弟想只有知己如先生一流的人，才能体谅弟的一片苦衷……

老仆见主人看过信后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便劝解说：

“主人的朋友不少，大概没有交上一个真心的。亲戚当中有许多是富贵人家，主人何不请他们帮帮忙呢？”

刘先生叹口气说道：

“朋友列在五伦之一，朋友尚且呼三不应，对那些亲戚又能指望什么呢？”

正在主仆对答的时候，他们忽然听到有敲门声。老仆打开门，一看原来是崔秀才来了。刘先生的妻子一听说是崔秀才，便败兴地说：

“呸！我当是谁呢。人家穷困到这个地步，他还想来刮点油水啊？我怕他想刮，而无处下刀。”刘先生是个厚道人，他立即让老仆把崔秀才请进来。

崔秀才落坐以后，举目把刘先生屋里看了看，他似乎什么全明白了似的，问刘先生说：

“为今之计，先生准备怎么办呢？”

“束手待毙。”

刘先生无力地说。崔秀才听了这话，不客气地看了刘先生一眼，说道：

“凭这句话，就应该罚你银子！”崔秀才说完这句话，过了一会儿，继续说道，“弟早就替先生想过了，以先生的情况而论，投笔从戎，不行；为别人写写算

算，当个文抄公，不行；做生意去，也不行。这几行，都不是先生所长。弟想，先生要扬眉吐气，只有做官。而要做官，必须先考取功名。要取得功名，就得重理旧业，发愤读书。而要能读书，就必须先能吃饱、穿暖，不必为家里人吃喝发愁。弟这里有八十吊钱，请先生派老仆把它们用车拉过来，暂时做先生的度日费用。”

刘先生一听这话，立即站起来推辞说：

“兄平日也不富裕，弟怎么能这么做呢！”

崔秀才也站起来摆摆手说道：

“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这就告辞。”

刘先生有了八十吊钱，日子能过了，便开始读书。又过了几天，崔秀才提着一个口袋来见刘先生，他说：

“先生开始读书了吗？”

“刚刚理出一个头绪，多日不弄这个，一时有点忙乱。”

“过几天静一静就行了。弟想八十吊钱只能凑合过眼前的日子，先生一定还会为今后的生活发愁、分心。弟早先储蓄了这袋金子，先生有了它，心里就会踏实下来的。”崔秀才说着，把手里的口袋放到刘先生的炕头上，然后站起来要走。刘先生想留下他吃饭，被他谢绝了。崔秀才走了以后，刘先生解开口袋



一看，里面是黄灿灿的金子，称了一下，共三百两。从这次见面以后，崔秀才再也没有来过，刘先生从心里感佩他。

刘先生在生活上解除了后顾之忧，便闭户读书，日夜发愤，第二年便取得功名，做了地位显贵、职务重要的大官。这一年，他过生日的那天，亲朋故旧全来祝寿，竞相拿出金玉锦绣做礼品，这些东西摆满了大厅。在祝寿的宴席上，刘先生举杯答谢各位亲友的盛情，然后他命仆人把所得的寿礼，一一分别放到贫穷的亲友面前，请他们收下。刘先生说：

“今日真是荣幸，各位亲朋好友全到了，我唯一遗憾的是缺崔秀才一人。若是他也在场，必然能知道我这样做的用心！”

在座的人听了这些话，个个脸上发烧，有的竟然偷偷地离席溜走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仆人忽然禀报说崔秀才来了，刘先生来不及说话，便急忙跑出来迎接，两个见面，握手大笑。刘先生对崔秀才一拜再拜，感谢他对自己的深情厚谊。这时，刘先生的眼里似乎只有崔秀才一人，而置众多显贵的亲朋于不顾。这天晚上，刘先生独独把崔秀才留下来住宿，刘先生的妻子也出来向他拜谢。刘先生问崔秀才说：

“后来您搬到什么地方去住了？我多次派人去寻